



广东教育出版社



魏巍文集

9

第九卷
中篇小说·传记



第九卷
中篇小说·传记

 广东教育出版社

观察

文集



1980年作者在北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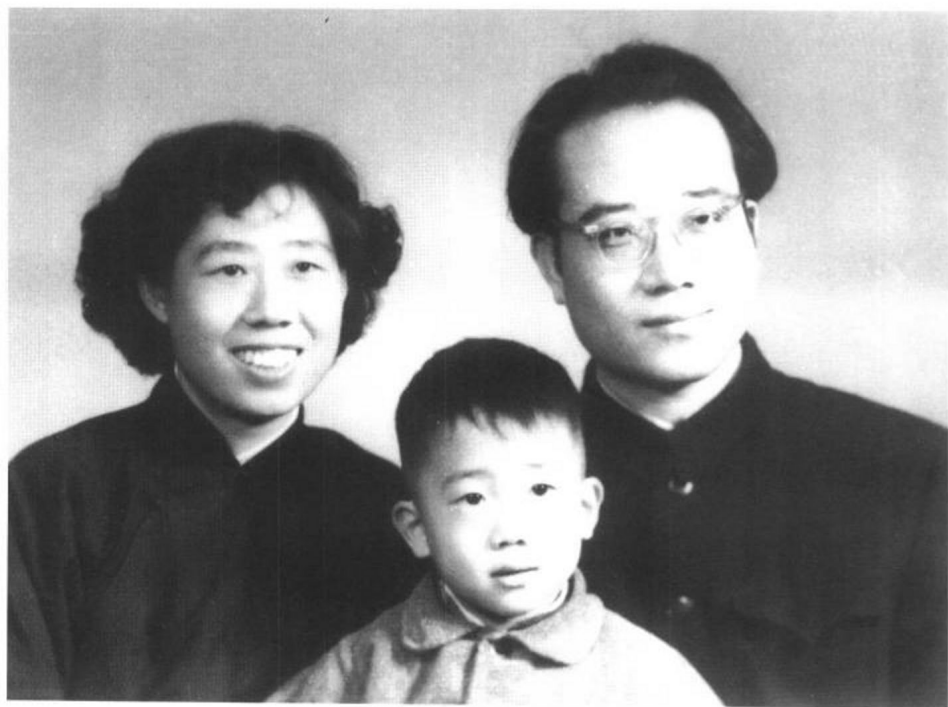
1953年与“二七”老工人左世俊(中)在一起。左一为钱小惠。

1993年与“二七”厂老职工在一起纪念“二七”罢工70周年。





1961年在南京雨花台，与邓中夏夫人夏明一起悼念邓中夏及其他烈士。前排右一为夏明，右二为作者，右三为钱小惠。



1960 年与夫人刘秋华及儿子魏猛合影。

生活在工人中^①

(代序)

我认识钱小惠同志，大约是在 1953 年的秋冬时节。

那时我很想到工厂深入生活。一来是我准备在长篇小说《东方》中写到工人；二来也是一种内心的需要，认为自己当了多年的共产党员，应当从感性上认识到自己的阶级。这样，我就在北京郊区跑了石景山钢铁厂和长辛店机车车辆厂，准备从其中选择一个生活据点。长辛店机车车辆厂是“二七”革命运动的发祥地，工厂的负责人黄英夫同志又特别热情，我就在这里蹲下来了。我暂时脱下军衣，换上了一套蓝布工人装，戴上人民铁路的路徽，在机车车间当了一名副支部书记。从此开始了一段新鲜有趣的富有意义的生活。

那时，小惠同志才二十四五岁。他作为北京市文联的创作人员也在这里深入生活。我们都住在工厂的招待所里，不久便厮熟了。很快我就了解到，他是老一代文学家阿英同志的儿子，是小小年纪随着父亲参加新四军的。开始搞版画，现在转到文学上来了。他平素不大活跃，话不多，但为人温和热情，尤其工作非常

① 本文是为钱小惠的《独臂厂长》写的序言，今用在此卷作为代序。

刻苦。生活上则不大讲究，什么时候见了他，都是那身披满灰尘的短大衣，下面是那双又大又粗糙的翻毛牛皮鞋。他就是这样经常出入在烟尘弥漫的翻砂场里，与工人滚在一起。

那时工厂的气氛真好。如果把那时的工厂比作热火朝天的战场，一点也不过分。一到晚间，你听吧，那机器的轰鸣声，那铆枪的哒哒声，那汽锤沉重的呜呜声，加上电焊不停息地闪光，真有点置身战场的味道。那时工厂的干部，绝大部分都是从工人中提拔的，他们政治觉悟高，懂生产，会管理，尤其与工人情同手足，工作起来得心应手，效率很高。我认为，建国之初大胆提拔和使用工人干部的做法，是十分正确和英明的。那时的工人在全国居于“老大哥”的地位，心境舒畅，干活儿特别卖力，真有一股“我不干谁干”的拼命劲头。我曾亲眼看见一些工人，早出晚归，两头不见太阳，孩子长了好大还不认识爸爸。这确不是虚话。

当时我和小惠，除注意熟悉现实生活和各种人物，还注意了解长辛店初期的工人活动和二七大罢工那段光辉灿烂的历史。那时工厂里还有不少亲身参与过二七大罢工的老工友，从他们那里我们听到许多生动的故事和真刀真枪的斗争情景。说实在的，我的心里确实被这个登上政治舞台不久的伟大的阶级震撼了。不要看他们只是一群被污辱与损害的可怜的奴隶，等到他们一旦觉醒与组织起来，整个的世界就要刮目相看了。在这种激动的心情下，我向小惠建议我们两人合作来写一写这段历史。二七大罢工被镇压的腥风血雨之后，当时北京的一家大报上，曾出现了一则奇怪的启事：征求反映这个历史事件的剧本。然而事情过去30年了，并没有这样的剧本出现。我就对小惠说：让我们来偿还这笔历史的债务吧。

小惠欣然同意。此后我俩便朝夕相伴，出入于二七老工友的

家里。像二七老工人左士俊、刘炳波、李顺和、赵国良，还有二七烈士葛树贵、吴祯的遗属，都成为我们亲近的朋友。

从1954年4月起，我们开始了电影小说《红色的风暴》的写作，至1955年4月完成，1956年7月由工人出版社出版。我可以说，这本书的人物，是以长辛店工人活生生的人物性格为基础，而又赋予二七斗争那一页伟大历史的灵魂完成的。如果没有我们对现实生活中各种人物的体验，只凭一些历史资料是不可能做到的。书写成之后，长辛店的工友们非常高兴。大家都 very 希望这部作品能够拍成电影，当时周扬同志、陈荒煤同志也很重视。但终因故未能拍成，大家至今仍认为是件憾事。

在写作这本书的过程中，我们为了采访工人运动的先驱者邓中夏的事迹，结识了他的夫人夏明同志。邓中夏是最先在长辛店工人中搞启蒙活动的重要人物，又是二七大罢工的领导人，我们在《红色的风暴》中已经初步写了这位青年革命家的英雄形象。夏明同志积累了许多有关邓中夏的材料，她最大的心事就是希望有人能把邓中夏的传记写出来。这时候，她就把这任务托付给我们了，为这件事她还向中宣部写了一封信。尽管这时我久经准备的长篇小说《东方》急欲开笔，也只好应允。从此，我们又以这位杰出的工人领袖为中心，踏上了一个长长的行程。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但是马列主义怎么同工人阶级相结合？工人在哪里？找什么样的工人？怎样启发他们的阶级觉悟？对于北大学子的邓中夏和其他先行者，却不是一蹴而就的事。为了找工人，他们曾经先去洋车夫中活动，费了不少力气认识了一些拉洋车的工人。一次，在天安门前用洋车摆了一个方阵，准备开会，结果会没有开成，就被马队冲散了。后来他们又去寻找北大印刷厂的工人，也因工头的干预没有成功。最后他们才到了长辛店，以开办劳工补习学校作为

工运的起点。这些具体生动的过程，过去学党史没有学过，自然使我们深感兴趣。

1961年5月，我们与夏明同志结伴南下，在武汉、南京、上海、长沙、广州、南昌、南宁等地进行访问。在各地党政机关的协助下，访问了众多的老同志老工人，前后达100余人。其中有郭沫若、茅盾、李立三、陶铸、陈郁、史良、朱务善、杨东莼、陈望道、李达、包惠僧、冀朝鼎、潘梓年、陈同生、马非伯、郑绍文、马乃松、苏兆征的夫人等多人。这次历时半年的访问，给我们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其中尤以上海和广州两地的工人运动，给我们的印象最为深刻。那时有不少参加五卅大罢工和省港大罢工的工人还健在，如上海的江元清、刘桂宝，广州的罗珠、彭松喜等同志，都给我们谈了许多生动感人的情节。这次大访问本身，可以说是一次党史的学习、工人运动史的学习，也是对工人阶级这个阶级品格和特质的学习。从中国工人阶级登上政治舞台之后历次的大搏斗来看，使我深刻地认识到，比起其他阶级来，它确实是一个最坚决、最英勇、最少顾虑、最少负担、最富牺牲精神的阶级。它的组织性、纪律性也最强。它在革命运动中显示的作用和威力也最大。试想二七大罢工，在短短的几天之内，就使几千里的平汉铁路陷于瘫痪；在举世闻名的省港大罢工中，25万以上的香港工人齐刷刷回到广州，使香港变成臭港，而且竟坚持16个月之久。这些历史事实都足以说明，惟有工人阶级才有资格作革命的领导阶级，也惟有工人阶级才能决定中国的未来。不论是搞革命或者是搞建设，都必须信任工人阶级，依靠工人阶级。当然工人阶级也必须重视工农联盟和与其他革命阶级的联盟。

《邓中夏传》于1964年完成初稿。此后为“文革”所中断。1981年5月，才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粉碎“四人帮”后，我去看望彭真同志。他亲切地说：“你接触过工人吗？你还要多到他们中间去生活。”我回答说，我曾在二七厂机车车间当过一段副支部书记，他欣慰地笑了。

我对二七厂这段生活，自己也很满意。主要是对工人阶级有了更深的理解，并且交了许多朋友。可惜这段生活并不算很长。

我离开二七厂，小惠同志继续留在那里。后来他当了二七厂的副厂长，真是在工人中彻底地扎了根，落了户。遇到工人中有趣的人物和有趣的事情，他就同我谈一谈。而且他依然是那么勤勉，把这些材料都认真地记下来。我就向他建议，是否写一些工厂人物的素描。我还找了一本高尔基的《俄罗斯人剪影》为他作参考。因为我深知，创造文学典型，那是谈何容易的事！如果不从对真人的研究上下工夫，那可能会变成一句空话。相反，如果对生活中的真人研究得很认真，很有成效，想象的翅膀就会飞翔起来。创造文学典型的任务就有可能完成了。小惠欣然同意。最近两年，他就把二七厂印象深刻的人物一一地写了出来。这就是这本集子的由来。这本集子里的文章，我大部分都看了，其中描写的人物，有不少是我们俩共同熟悉，或者是我们共同的朋友。我看着那些人物活生生的性格和生动的细节，常情不自禁地微笑起来。这些文章，大部分在二七厂的小报上发表过，很受工人同志的欢迎。这些作品最可贵的是忠实，是那些胡编乱造的作品所无法比拟的。

近年来，写工人的作品愈来愈少，尤其以工人为主人公的作品更为罕见。仿佛工人阶级已不再是这个时代的主人公了。新中国建立以后，在全国各地都培养了一批工人出身的作家，其中有一些为全国所知名，写出了不少反映工人生活的优秀作品。江苏的沈虎根同志就是这样的作家。去年我见到他时，曾问讯到其他工人作家的情况，他说有一些还在坚持，另有一些则改了行，

“下海”去了。我听了之后，感到不胜惋惜。小惠同志的素描集在此时出现，我想是一件颇有意义的事。

自从 1989 年以来，世界风云突变，许多社会主义国家遭到了资本主义复辟的厄运。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随之进入低潮。在这些国家里，工人阶级首当其冲地成为最大的受害者。他们当家作主的政治地位不仅不存在了，而且被重新抛入雇佣奴隶的地位。甚至连这样的地位也不可得，只能成为向隅而泣的失业者。悲惨的命运，已经重新笼罩着这个阶级。现实已经明白无误地说明，失去社会主义，工人阶级也就失去了一切。工人阶级比任何阶级都更懂得这一点。因此，工人阶级将必然成为社会主义最坚定的维护者。在那些资本主义复辟的国家，再次举起红旗进行革命的，也必然首先是这个阶级。过去的历史已经说明了这一点，今后的历史恐怕会继续说明这一点吧！

1995.2.7

目 录

生活在工人中（代序）	（ 1 ）
老烟筒	（ 1 ）
长空怒风	（27）
红色的风暴	（59）
邓中夏传	（213）
第一章 在黑暗中	（215）
赤手缚龙蛇	（215）
走出书斋	（217）
风天	（220）
五三之夜	（222）
火烧赵家楼	（225）
在觉悟的门前	（230）
6月3日	（231）
第二章 曦园	（236）
诱惑	（236）
曦园	（238）
远方来信	（241）
道路	（243）
幻灭	（244）
中国的新村	（246）
长辛店	（249）

	争论·····	(252)
	太阳出来了·····	(254)
第三章	日出·····	(258)
	试探·····	(258)
	再试探·····	(261)
	破裂·····	(264)
	起点·····	(266)
	俱乐部成立了·····	(274)
	8月罢工·····	(277)
第四章	初战·····	(284)
	雪梨会·····	(284)
	血书·····	(287)
	初战·····	(289)
	惨杀·····	(291)
	南下·····	(293)
第五章	新阵地·····	(296)
	红色大学·····	(296)
	信念·····	(301)
	新的火种·····	(305)
	潭子湾·····	(311)
	动乱的二月·····	(315)
第六章	怒浪(一)·····	(323)
	点火·····	(323)
	组织·····	(336)
	封锁·····	(349)
	东园政府·····	(355)
	到农民中去·····	(360)

第七章	怒浪（二）	(363)
	转变策略	(363)
	给他们壮壮胆子	(365)
	巩固我们的炮台	(372)
	不怕外国人	(379)
	立场	(383)
第八章	怒浪（三）	(386)
	叫嚣	(386)
	阴谋	(390)
	大青年	(392)
	欢迎十万大军	(395)
	黄埔公路	(399)
	火烧东园	(404)
第九章	剧变	(411)
	在白色恐怖下	(411)
	反击	(418)
	教训	(421)
	沉着	(425)
第十章	戎马湖山	(428)
	越境	(428)
	在红二军团	(431)
	冒进中的警觉	(434)
第十一章	街灯	(440)
	战斗不能中断	(440)
	老杨	(445)
	街灯	(448)
	劝告	(450)

被捕	(453)
最后的会面	(456)
第十二章 雨花台	(464)
下关	(464)
群众	(468)
同志间	(472)
审讯	(475)
回击	(478)
就义	(482)
传说	(484)

老 烟 筒